

草木油坊沟

□ 邵玉田

我以每天向晨曦的一次报到,开启一天生活的日常。这个报到的地点,就在腾飞路与盐马路纵横的西侧油坊沟。

昔日,人称油坊沟为臭水沟。而如今的油坊沟,水清岸绿,草木繁茂。河两岸,健身步道,曲径通幽,移步换景。

尤其,秋天的花事,更是让人赏心悦目。

油坊沟,秋日之花,不热烈,也不拥挤,但有足够的空间感,使得此时开放的每一种花都有闲适和慢时光的味道。

从腾飞路拐进油坊沟,第一眼看到的那些葡萄着爬进秋天的牵牛花,最是肆意铺张。粉红的,嫩白的,浅紫的,深蓝的,自由在地绽放着自己的颜色和热闹。即便是在每一个黄昏和清晨,没人去注意它,也能独自清凉,暗自清香。

河畔的木槿,开成艳粉色,不耀眼,但在接近凋零的秋意里则有一种别样的风流妩媚。木槿如镜,它告诉

我,在清明的秋光里朝开暮落,生死瞬间,那么淡泊,那么静谧,仿佛是一次关于生命的启示。

紫薇花接近尾声,还有一些停留在枝头,花团锦簇。虽然不似花期刚刚开始之时,那每一朵花都荡漾着灵气,饱含着水分。而我反觉得——是在努力地去优雅。花开可喜,花落时仍不失欣赏的态度。老去,满怀感恩与喜悦地接受,仍是一道绝美的枯山水。

桂花香冷。想起马玉涛唱的“桂花开放幸福来”的一首歌,滋生出对桂花的喜爱。熏染了一些烟火气,树下拾花可以拿去制桂花蜜茶,桂花糕,桂花酒,桂花粥……不仅食之为美,还多了一份秋的清气。

反而,如同围篱的夹竹桃,红红白白,在秋阳下一路蓬勃开去,不需人赏,自开自落,更有这个季节的质感和秋野的味道。

进入白露的秋季,油坊沟依然绿色葱茏,但稍许也会有柳叶和槐树叶在秋风中零星飘落了。此时此刻,一边悠闲地散步,一边吟诵白居易的那句诗,“轩车不到处,

满地槐花秋”,那意境,可真的太啦!

河岸的花都开着,河水面的荷花、水莲也不肯示弱。然而,毕竟已是“菡萏香销翠叶残”的时候了。所幸的是,梭鱼草大片大片夹杂在郁郁的菖蒲里,怒放出深紫色。有“唧唧”虫声,偶尔有一只鸟飞远了。诗经态度,宋词意境,所有时光的喜悦静美,全在这里了。

草木油坊沟,让你应接不暇。这时的野趣,只在取舍之间。由此,想到了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——历经了春之生长夏之繁荣的辗转,秋,才有了这般沉淀。

世间的所有结果,都曾经是一个长久抵达的过程,滤去了尘埃,平息了风烟。

一生亦如季节,不会永远保持炽烈的热度,甚至疼痛也不会永远新鲜。有鲜花着锦,就有云淡风轻。春花秋月,凉风白雪,是轮回,亦是风光。

迎来了一个金色的丰收的秋天。岁月极美,在于它必然的流逝,人生极美,在于坦然接受生命的馈赠。

我要说,谢谢油坊沟,给了我这番醒悟。

入秋的雨

□ 邹凤岭

入秋的夜晚,人们相聚在街心公园。广场舞的乐声停了,汗水浸湿了舞者的衣裳。我走在回家路上,仍听到那大树上传声不息的蝉鸣。

记忆里,浅秋时节,正是早稻登场时。白天里,乡亲们忙着抢收田地间的成熟庄稼。父亲撑来农船,挑着担子,运送收割下来的稻把。傍晚,打谷场上,父亲牵着老牛拉着石碾——一圈圈慢悠悠地走在稻秸上,发出牛拉石碾“叭叭、叭叭”的摩擦声。村上人家院子里亮着火,听得那连枷一遍遍拍打黄豆秸秆的声响。天亮了,晚上打下的粮食铺晒在谷场上。人靠天,晒干粮。刚刚还是晴空万里,这会儿天边乌云密布,大雨即将来临。“抢场啊!要下雨啦!”抢收晒场如救火,喊声就是命令。全村男女老少,丢下手中的饭碗,奔向谷场。一路奔手,一路豆粒大的雨点落下。赶时间,争速度,众人齐奋力,推的推,扫的扫,收起了稻谷,覆盖好防雨布或稻草。雨,越下越大,被雨水淋湿的人们,庆幸收好了稻谷,一个个会心地笑了。

风声,雷声,声声入耳。农人们说:“雷电响初秋,雨水泽田圆,好兆头!”一场秋雨一场凉。小时候,常听母亲说:“秋雨过后,原先还是绿色的黄瓜蔓,这会儿就黄了。黄瓜下架了,瓜秧枯萎了,夏天就过去了。”趁着秋雨浇湿的土地,母亲种下了绿豆、萝卜、小白菜等作物,要不了多时,秋的时令蔬菜就上市了。

凉爽的秋雨,让我顾一时的舒服,随手打开了一扇窗。秋风吹来,我深深地吸一口,心旷神怡。忽然间,卧室的门“呼”的一声关上了。风好猛,雨好大。秋天的雨,如愿落下。我急忙关上了开窗,透过透明的玻璃,在那微弱的路灯下看雨。雨点落在了老街,洗去了尘埃,生发出光亮。雨,不停地下,一滴,二滴,滴滴答答。雨水落在了地面,生成小水坑,水滴涟漪,宛然像是一朵盛开的睡莲。在那风雨中,飘飘然出现一件粉里带花的衣裳。我在想,是哪户人家晾在窗外的青衫,不知是见风起意,还是耐不住寂寞,深夜漂泊,随风流浪?风裹着雨雾的温香,从窗外袭来,雨点欢快地跳动着晶莹的深情。雨打窗棂,吟叹着温婉、罗曼的诗语。

入秋的雨,送来季节的问候。看对面楼上人家的男人,拉开房间的灯,向窗外看雨,尽情地享受这秋雨送来的凉爽。秋雨有信,风月无边。我索性将每一个房间的窗子全都打开,开到了最大。瞬间,一股带着雨气的风扑面而来,感受这秋韵,更有生活的精彩。

未觉三伏尽,时已入新秋。清晨,我走在城市公园橘红色步道上。忽然间,天就高了,云就淡了,风就爽了。驻足路边,棠树把它最美的容颜展现给了世人,黄花婆娑,浩瀚如海,不时飘落的小花,吻着我的额头,轻拍我的单薄衣裳。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,鼻尖萦绕淡淡的幽香,如是陈年老酒,我醉在了这秋晨的曙光里。

一季芳菲,万千景色。秋里的雨,唤醒又一个季节轮回。清秋的日子,幽径寻芳,绿茵锦翠,平和而厚重。

清雅白露

□ 戚思翠

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,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……”在二十四节气中,我最爱白露。只因这首广为流传的《蒹葭》。意境幽美,音节妙曼。秋天、河流、芦苇、露珠、女子……一幅凄婉忧伤的诗情画意。提及白露,还会让人联想到诸如“丹凤白露”“白露含明月”“白露掬为谁”等诗意、清雅、婉约之词。仿佛她压根不是一个季节的名,而是一位活脱脱的冰清玉洁、人见人爱的美人儿。

白露是入秋后第三个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·候集解》云:“秋属金,金色白,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。”这也许就是“白露”一词的由来吧。说得更详细一点,古人以四时配五行,秋季属五行金木水火土中的金,这个季节的代表颜色是白色,所以便将秋天的露水叫白露。而多数人以“白露”此名就是从诗歌中走来,其实不然。白露的命名,是古人根据气候变化和秋天的五行属性得出的。

《礼记·月令》曰:“盲风至,鸿雁到,玄鸟归,群鸟养羞。”从白露开始,鸿雁和燕子们便开始南飞避寒,留鸟们则要加固巢穴,储存干果、粮食准备过冬。这个意境说的就是我国古代的白露三候:一候鸿雁来,二候玄鸟归,三候群鸟养羞(同馐)。念起来就感觉很美。我生长在苏北农村,犹记白露一过,清晨田间地头的蔬菜、草叶、野花上便布满了晶莹剔透、洁白无瑕的露珠,它们像一群栩栩如生的小精灵,或平躺于叶面,或悬挂于叶尖,或流淌于茎干,煞是美丽。夜间,丝丝凉意悄悄袭来,有点秋夜凉如水之感。李贺有诗“月明白露秋泪滴”,可见,唐代的白露时节早已有了晨露悬叶、雾锁重山的靓丽秋景。

白露时节,天高云淡,长空排雁,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抒发了不同的诗境……李白仰望鸿雁布阵南征,诗兴大发,写下“长风万里送秋雁,对此可以酣高楼”。“鸿雁”在《全宋词》中出现36次,李清照借鸿雁相思之情:“云中谁寄锦书来?雁字回时,月满西楼。”陆游的“哀哀断行雁,来自关塞北”,诵之不免让人垂首。元代戏曲家王实甫的《长亭送别》云:“碧云天,黄花地,西风紧,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?总是离人泪。”让人心底顿生萧瑟悲凉之感。而沈约《登台望秋月》中的“桂宫袅袅落桂枝,露寒凄凄凝白霜”之句诗,与“玉阶生白露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至于包含着无限情意的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,那便是俊男靓女的清梦了。

白露时节,人们宜食“三白”:白萝卜、茭白、白莲藕。而有的地方风俗吃“十白”。采集“十样白”,用来炖鸡鸭。所谓“十样白”,即10种名字里带“白”字的草药,包括白对叶肾、白路刺、白胭脂梅、白秋风丝、白土牛膝、白百鸟不歇、白雪里开、白鸡血藤、白杨梅根、白花杜鹃根。《黄帝内经》说:“西方白色,入通于肺,开窍于鼻。”又解释道:“肺主鼻,其在天为燥,在地为金,在体为皮毛,在藏为肺,在色为白。”白色的食、药材之所以有润燥清肺及美白祛斑的作用,是因为这些食、药材通于肺经,而肺开窍于鼻,同时又与皮肤密切相关。

白露,名副其实,清清白白。那晶莹的露珠折射着诗意的韵味。这个时节阳光最为写意,它兼有水墨的浓重与工笔的细腻。阳光透亮透亮,明晃晃一大片,却不燥热。即使没有阳光的日子,秋风亦解风情,临高而立,清风满袖,谦谦君子。此时的秋风最清爽,最舒朗,最宜人。若将二十四节气拟为二十四位佳人,我觉得白露最温情、最浪漫、最诗意,更清雅。白露清雅,清雅白露。



秀丽湖景

王监书 摄

秋天的梧桐树

□ 杜纪英

的颜色变得更加鲜明,散发出淡淡的木香。

梧桐树的枝条如同伸出的手臂,向四面八方伸展。枝条上挂满了一片片翠绿的叶子,仿佛是一把把绿色的伞。在阳光的照射下,叶子闪烁着璀璨的光芒,如同一片片翡翠,令人陶醉。枝条上的叶子,有的密密麻麻,仿佛是一片片茂密的森林;有的稀稀疏疏,仿佛是一朵朵娇小的花朵。这些叶子在风中翩翩起舞,如同一群欢快的小鸟,给人以无尽的遐想和想象。

梧桐树的枝头上挂满了一串串鲜红的果实。这些果实饱满而丰盛,宛如一颗颗翠红的宝石,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每当微风吹来,它们便摇曳起舞,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它们的美丽与魅力。这些果实是秋天的馈赠,是大地的恩赐,更是梧桐树对人们的回馈。

秋天的梧桐树,它是一位守护者,守护着这片土地。

一叶知秋

□ 夏牧

秋风乍起,豆叶黄了。豆棵里的狗尾巴草摇曳肥肥的穗头,相应呈黄。收刈豆子的父亲说,狗尾巴草太泼皮了,蹲着蹲着还是有,趁这草穗还没散籽,把它一起割了吧。一旁帮手的母亲说,草也有革命,割了草穗没草籽,明年就没有事做了。长出新草也能刚给猪作饲料哩。再说你用牛,也不能让牛啃个青啊。这说似乎有悖常理,但母亲就是这样一种慈悲心理,踩只蚂蚁都会心疼一阵子。父亲说,你这菩萨心肠啊,连草都给它生路,看你明年草草又要豆大的汗珠子往下滴。但最终镰刀没有下手狗尾巴草,草穗依然在风中摇曳到熟透。

那年秋天又收黄豆了,我回家里探足陌野,又见狗尾巴草穗得意秋风中,收豆子的母亲依然没有割掉它。一边帮母亲收豆子,一边细瞧母亲附身时,看到她头上多了几根白发,我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惊奇。母亲说,这有什么大不了的,隔壁康二妈五十多岁就有白头发了,我六十出头还能没白发?

我不是惊奇母亲有了几丝白发,我是从一叶知秋引伸出母亲也是走进秋天的人了,而我从未真正关注过辛劳了大半辈子的母亲。每次从城里回老家,就知道与弟弟妹妹们快乐着嘻嘻哈哈,从未认真看过母亲操劳中的微妙变化。不经意的母

亲像河边的老杨树,秋风吹过叶色变黄了,母亲头发有白了,可我们无法阻止母亲依然于以往的操劳。多年后的今天,再迎秋风看杨树,树叶又渐黄,而母亲的白发已成回望中的一缕缕灰暗影,永远成追忆。

流进故乡的小河边,又是秋风乍起时,河边还是大杨树,这是老树根上爆出的新生命,树干已粗如水桶,但树根下被锯过的老桩子还有残余痕迹。那时的父亲想连根刨掉,又是母亲说留着吧,再爆新头又是一棵树。那时的大杨树变成了我们娶亲的新家具,次年春天老树根下果然爆出新枝头,挺直挺直地往上蹿,几十年后的今天,新枝成材已经超过原先老杨树的半粗了,但再无人锯这杨树做家具,过去的家具也早已被淘汰得无踪无影了。同行的二弟说,与这二代杨树留个影吧,好歹它的父辈曾为我们做过贡献呢!

一叶知秋,叶黄叶落是为新生。徜徉小区河边,一路的杨树又黄了,秋天正以叶黄流金的方式走进视野,令人遐思。杨树很淡然,它们已历经多秋风拂黄叶,秋去冬至再春来时,又是一树新芽绿。不断经世的轮回中,才有树干的不断粗壮和枝繁叶茂,正所谓没有秋风扫落叶,哪有春风杨柳万条条?